

YISHUJIA SHENGYA

艺术家生涯

关鸿

艺术家的奋斗、痛苦、爱情
一代人的灵魂



责任编辑：刘征泰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艺术家生涯

关 鸿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4 字数 226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835 定价：2.40元

序

全一毛

关鸿开始写小说，我们就认识了。那时“四人帮”肆虐，我被赶出报社，先到干校，后去工厂。在工厂认识了一些学习写小说的年轻朋友，这些年轻朋友中到现在还坚持写小说的，只有关鸿了。

这十几年来，他写的小说不多，一则因为很早就当了编辑，二则因为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他有一个自称为“脱毛”的时期，真正写开来还是近几年的事情。

当初，他才写了几篇小说就要调他去当编辑，他不愿意，我也不赞成。这主要出自当时政治方面的考虑，同时也担心他这么年轻就脱离生活，会影响创作前途。后来一纸调令下来，还是把他调去了，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，以编辑为职业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关鸿在《文汇报月刊》当编辑。他接触社会，结交作家，勤奋读书，坚持写作，在切磋琢磨中进步很快。但编辑工作毕竟不同于写小说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自己

总得作点牺牲。他常常向我倾诉创作上的苦恼，他内心跃动着创作的激情，但苦于没有精力把这种激情流泻在稿纸上，或者没有时间把匆匆写出的小说反复锤打，因此，在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总是留下许多遗憾。他常想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工厂和青年朋友中去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他在创作上也有过许多很好的想法和计划，也未能实现。

他虽然没能回到工厂去，但他经常给我带来生活中的各种新鲜信息。他的信息源相当广泛，早就突破了一个工厂的局限，他的观察力、感受力、想象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今非昔比了，这说明他十分注意通过各种渠道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作家与生活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创作素材的积累，更重要的是感情的积累和联系。我以为这种联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一个作家如果不与最普遍的大多数人息息相通，不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，不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和利益，他就不会有奋斗的理想和正义的愤怒。“愤怒出诗人”，愤怒才出好作品、大作品。思想的平庸只能带来作品的平庸。关鸿始终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之中，这一点是很可贵的。

关鸿编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写的都是知识分子。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他的同代人，是他最熟悉的，也是他最擅长写的人物。这是一个特殊年代造就的一代人，有着与其他时代的青年不同的风貌。他勾画出不同的典型来，特别是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奋斗者，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组群象，是他们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，也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这个不平常的时代，读来很亲切，我从中看到了他

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的影子。

自然，影子还不是生活本身。我了解他，我们经常交谈，也逐步了解他心底的波澜。他对我说过，他的小说还没有真正抖出他深层的生活积累，没有真正触及那吞噬过他、折磨过他、苦恼着他、激动着他的那些生活，也没有充分表现出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个人态度。我感到他对待艺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，他常说自己在艺术上的准备还不够，那将是他下一阶段创作的目标。我想，他的苦恼可能正是孕育着创作上新的突破。

关鸿的小说风格清新明快，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创造，这些艺术手法的变化旨在追求更大程度的真实感。当代小说不应当再是编故事，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。现在的读者一旦发觉小说中有一点虚假之处，便会象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。要让读者相信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地在他身边发生的，那么，他才愿意进入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。不管小说的艺术手法怎样变化，在追求真实这一点上，万变不离其宗。看得出，关鸿小说追求的正是这种艺术境界。

关鸿正处在创作力旺盛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着他创作上新的突破，相信他一定能拿出大作品来。

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我很羡慕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青年作家关鸿的第一本小说集，共收入短篇小说十二篇，中篇小说两部。

作品中的人物，有红极一时的歌星、影星，也有素享盛誉的雕塑界名宿；有活跃于舞台的芭蕾、乐队指挥，亦有为振兴中华而默默苦干的科学家。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和富有象征性的细节描写，表现了他们在事业上的追求、成名后的烦恼，乃至在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生活上的坎坷悲欢。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组群象，是他们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。在人生的征途上，有人徘徊，有人颓丧，有人顿悟，而更多的人却是朝着辉煌的理想而奋进。

作品风格明快、文笔简洁、清新可读。

目 录

序.....	1
窗前有棵红枫树.....	1
她是个平常的女人.....	23
哦，神奇的指挥棒.....	41
无名氏肖像.....	57
魂.....	77
希望进行曲.....	112
祝福你，年轻人.....	134
流星.....	161
艺术家生涯.....	181
不仅为了她.....	192
三十九册邮集.....	207
星.....	230
寄远方.....	257
模糊数学.....	296
后记.....	355

窗前有棵红枫树

十二点过了十分钟。

杨大雄失约了。报上所有介绍他的通讯都说他时间观念特别强，每一分钟对这位年轻的改革家都是宝贵的。小荔是记者，时间观念是她的职业特点。她在这已经等了半个小时。他讨厌那些言过其实的报道，更讨厌瞎起哄。一般人瞎起哄无所谓，记者瞎起哄可不得了。

再等十分钟。小荔对自己说。

校园里静悄悄的。宿舍区一片乳黄色的小楼遮掩在浓浓的绿树荫里，显得更静谧。只有这幢小楼前，栽着一棵枫树，枫叶已经从鹅黄色中透出紫红来，不要很久，就会是红灿灿的一片了。

在这个校园里，谁都会告诉她，要找杨大雄的家，只要找到这棵红枫树。

她倚在树干上，抬头瞅着枫叶，一片、二片、三片……

她想，自己是否也在凑热闹。采访过杨大雄的记者，不会少于一百个。嚼别人嚼烂的馍，没味。她喜欢在生活中自己发现。在她的采访计划中本来没有这一项。她是去参

加会议在这里换车的，只停留一天时间。记者站的同志让她去看看城里的名胜古迹，她哪里也没去，就直奔郊外这所大学。这所普通的大学因杨大雄的改革而闻名全国。

她本来也只想来看看，并不想采访杨大雄。可这个校园有什么可看的呢？她为什么连名胜古迹都不瞧一眼就直奔这儿呢？这所学校何以对她有吸引力呢？她说不清。她就是想来看看。

但是，这所学校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它平常得没有一点特殊之处。这是她意料之中的。

她走过学校礼堂时，被一个声音吸引过去。这声音不象一般作报告似地带点儿官腔，不象老师给学生上课带点儿书生气，也不象演说家抑扬顿挫，出口成章。这声音亲切、随便，无拘无束，象谈家常。话语间多一些连接词和语气词，使整个语调有种特殊的韵律。在大礼堂里，这声音不是提着嗓门喊，而是从广阔的胸膛里发出来，浑厚、深沉，而又真诚、热情，还有一点力度。它在礼堂里弥漫开来，又凝聚起来，撞击着听众的心扉，使听众的思绪不得不跟着这声音进入他所描绘的世界里去。

这是种极有魅力和鼓动性的声音。

她是近视眼，看不清台上讲演者的面孔，但她可以肯定，他就是杨大雄。

她不由自主地找到后台，请人递了张纸条上去，要求与他见面谈谈。他接过纸条略一思索，在条子上写了一行字：“中午十二点。请到我宿舍一晤，房前有棵红枫树。”

她捏着这张纸条，似乎才弄清楚了自己为什么急匆匆

赶到这所学校来的。

记者的本能，潜意识的本能作祟！

报告会结束，一群年轻人把杨大雄围住了。她根本挤不进去。

有人向他请教改革的步骤方法，有人向他诉说自己不公平的待遇，有人揭发本单位领导压制人才，有人毛遂自荐愿到他的教研室来当个辅助工，还有人提出价格政策，家庭结构，民族心理，人生价值等等理论问题。

他微笑地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发问，有时回答几句，有时索性和他们讨论起来。

她想，一位总统答记者问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她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小荔看看表，十分钟又过去了。她想走了。

“你找杨大雄？”迎面来了个年轻人。

她点点头？

“记者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见的多了……跟我来吧。”他说着径直走进小楼，摸出钥匙，打开一扇门，门缝里掉下几张纸条，他捡起来瞟了一眼，转脸笑着说：“都是来找杨老师的。”

他推开门，没有跨进去，转过身带着歉意说：“屋里还没收拾……”

这是一间小小的居室，确切地说，是间书房，因为房间

三面都是书，书橱里，方桌上，床上都是书，墙边也堆满了书。一只煤油炉放在第四面墙边，还有几只油盐酱醋瓶和几只钢精锅，一只钢精锅里全是方便面。床上，被子凌乱地摊开着。

年轻人走进来，一边叠被子，一边解释道：“他每天没起床，就有人来敲门……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他的研究生。姓孙……”小孙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他跟你约了时间吗？”

“约了，十二点。”

小孙说：“他时间观念很强，每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。十二点是他吃饭的时间。他一般都把无关紧要的事情安排在这个时候，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谈话。噢，我决不是说你们记者是无关紧要的，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那他今天……”她不问下去了。杨大雄总有地方吃饭的。

小孙说：“我看看。”他掀起锅盖，一看，锅里有两碗饭，一个咸鸭蛋。他想起什么，问：“你吃过午饭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她肚子里咕咕叫。

“那你把这锅里的东西消灭了！”小孙不由分说，乒乒乓乓地忙碌起来。他点着了煤油炉。小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刺鼻的煤油味。

她走过去推开窗，只见窗前正是那棵红枫树。杨大雄的书桌正对着窗子。他坐在书桌前，从窗口望出去，正是一幅很美的枫叶图。

她有点奇怪：“学校里没有照顾杨大雄同志的住房？他是副教授了吧！”

小孙叹了口气：“这要怪他自己。学校里分给他一个套间，他不要。就要这一间。他说，反正他一个人……”

“他还是一个人？”

“是啊，过去，他追求过一位女同学，后来他挨了批判，分配到山区去，就吹了。现在，许多姑娘都在追求他，个个长得又年轻又漂亮，他又不愿意……”

他不愿再讲下去，沉默着。

她望着窗外的红枫树，也沉默着。

红枫树象个娇美的红衣女郎在微风中摇曳。

“小孙！小孙！”一个粗嗓门吼着，把自行车上的铃按得直响，“老杨让我带个信，他被市委书记接去开会了，让你别等他。还有一位记者同志，也只能抱歉了。如有急事，晚上十点以后打电话给他。”

他忙着一溜烟骑走了。

小孙解释说：“晚上十点以后才是他自己的时间。他一定在实验室里，那里有电话，21221……”

21221。她记住了。

晚上十点。

小荔望着沙发茶几上紫红色的电话机犹豫着。电话机似乎象片枫叶。他窗前有株红枫树。他现在干什么？21221。要不要拨这个电话？她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，采访他显然已经不可能了。通个电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但是，21221，

这组数目字，似乎象个谜一样吸引着她。

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拨了21221，拨到最后一个“1”又停顿了片刻。

他可能正在做实验。

他可能正在思考某个难题。

他可能需要安静地休息。

但是，她又是个不达目的不甘休的记者。

她还是拨了最后那个“1”。听筒里传来铃声。

没人接。

铃声固执地响着。

再等一分钟，她看着手表。她很有耐心。

终于，听筒里响起了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我在做实验……”

“你是杨大雄……”

“你是涛涛？！……”他的声音激动得有点变调。

“谁？”

“涛涛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又轻下来，轻得象在梦幻中似的。

“不，我是记者……”她有点懊恼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他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的声音太象涛涛了，我简直以为她复活了……”

“涛涛死了？”她惊讶地问。

“嗯……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她听出来了。他镇静了一下，歉意地说，“我刚才有点恍恍惚惚，请你原谅。”

她嘻嘻笑了：“无所谓的。我的声音真那么象涛涛？”

“真的。活象。我以为她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打来

的……”

“她在大洋彼岸？”

“她安葬在那儿了。”他的声音象在哭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觉得很抱歉。但记者的本能却使她忍不住试探地问道，“她是你的……”

“一个灵魂上的朋友。”他的声音显得那么空远。

“我看过所有介绍你的文章，都没有提到过她……”

“我一直不愿意对人提起她，她是属于我灵魂的。每个人都有仅仅属于自己心灵深处的宝藏。你的声音迷惑了我……”

“你能跟我谈谈涛涛吗？”她不愿意失去这样的采访机会。接近一个人灵魂深处的隐秘的机会一生中都不会遇到几次，何况又是这样一位人物。

“嗯……”他支吾着，突然问，“你现在住在哪儿？”

“省委招待所。”

“你那儿离得太远。”他大概又看了看手表，“现在，末班车已经开走了。否则，我去看望你……”

“你能跟我谈谈涛涛吗？”她执拗地追问着，不愿让他岔开话题。

他想了想说：“好吧，既然已经跟你说开了……”

怎么跟你说呢？

其实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。

我认识她是非常偶然的。

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。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淮

北最偏僻最艰苦的一个县接受再教育，限期到那儿报到。我本来可以坐火车去的，但津浦线上正在武斗，机关枪迫击炮都抬出来了。子弹满天飞，铁路失去了控制。我不得不绕道搭上了去青岛的海轮。

那天夜里，没有月亮。大海变成漆黑的世界。我站在甲板上眺望。茫茫无边的汹涌的海浪，一阵一阵朝船头扑来，船颠簸着，慢慢地爬行着，似乎要被这黑浪吞噬了。

我第一次产生了对海的恐惧。

我原来那样爱海，中学时代就乘船去青岛参加少先队夏令营，整个夏天都泡在海水里。但那天，我却突然晕船了。

你尝过晕船的滋味吗？简直叫人受不了。我不停地呕吐，直到吐出来的全是黄水，心里还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吐出来，似乎只有把那颗心吐出来，才会舒服一些。

我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晕船。

那一夜，我一直翻来复去不能安睡。我怀着一线希望，希望在第二天早上，能在平静的海面上看到壮丽的日出。可是，等来的仍然是阴沉的乌云和漫天的黑浪。

我心情灰暗得象那乌云和黑浪。

国家在动乱中，这场动乱还望不到尽头。我原以为走出大学可以在广阔天地里自由地奋飞，原以为在科学的殿堂里可以实现自己的梦，可现在前方小山沟里等着我的是怎样的命运呢？

我原来常以为自己是一个强者。此刻却感觉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渺小。就象这大海里的一叶小舟，随时都可能

覆灭。

我真是绝望了。

我不知道怎样下了船，又怎样上了汽车，直到了下汽车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这地方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荒瘠、贫穷和落后，只有一条新刷的红粉白纸大标语提醒我这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。这个汽车站到我要去的小镇还有十几里路。

我望着脚下的行李，一步也迈不动了。

“嗨，你不要命啦！”这时一声大吼冲着我的后脑勺炸开了。一辆破旧不堪的跑运输的拖拉机在我身后急刹车。

原来我挡道了。这是一条沙石小路。

“哦，对勿起！”我脱口说出上海话。

“上海人？”拖拉机车斗里探出一颗脑袋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去哪儿？”是个姑娘的声音。

我报出个地名。

她对拖拉机手说：“大爷，他是我们一个县的，捎上他吧。”

老头做了个手势，让我上车。

我把行李扔上车，她给我接了过去。我往车斗里爬，她又拉了我一把。

我才坐定，她问：“大学生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老头转脸说：“我们这闺女也是大学生！”

她格格地笑起来，笑声纯真得象清泉。我这才定睛看

了她一眼，一张很漂亮的孩子脸。

她说：“大爷，他才是真正的大学生，我是冒牌的，才念过两年初中。”

老头儿却不管，认真地说：“反正你们都是喝墨水的，有学问，大学生！”

姑娘轻声对我说：“这地方穷，但人心好，他们才不管臭老九臭老十的。把有文化的都叫大学生，可看重哩！”

“是吗？”我拘谨地低着头。

她似乎看出我的心思，便说：“我刚从上海来这时，很担心，修地球，我有多少力气？我小时候就想考大学新闻系，当记者。真的，你不要笑我。后来我进了中学，才意识到自己的幼稚，我这种臭老九出身的人，怕是当不了记者的。而且，我不想说假话。我不想欺骗别人，也不想欺骗自己。而这年头不说假话是混不下去的。到这儿，农民们把我当大学生，当大菩萨，给我盖房子，砌灶头，象待儿女一样。我办起了一所小学，教孩子们识字，生活很有意思。现在说大话的人太多，而中国需要实实在在干一点事情，哪怕是一点小事情……”

她越说越起劲，眼睛里放着光。我出神地望着她。

正说着，她叫起来：“到了，你在这儿下车，往左拐，再往右，不远了。”

我跳下车才想起还没作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杨大雄……”

她又叫起来：“你是杨大雄，高材生，黑尖子……”

这回轮到我惊奇了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听我爸爸的朋友说起过。”